

武汉封城日记 | 第十二天

原创 阑夕 阑夕

「凛冬将至」，是乔治·R·R·马丁为「冰与火之歌」里的北境史塔克家族设计的族语，具有极强的预言符号。

永夜与长冬，是这个架空奇幻世界里的极端季节，与寒冷同时出现的，时常还有名为异鬼的生物入侵，维斯特洛大陆的七大王国制定了守夜人制度，靠着流放者们的放哨，为边境内的脆弱和平提供预警。

虽然美剧以烂尾告终，但是HBO毕竟还是相当出色的呈现出了我们在书卷里所能读到的壮观图景，尤其是守夜人的视角，以其为开端（塞外巡查发现异鬼），以其为结束（把雪诺驱逐回塞外），始终保持着一个客体的身份。

事实上，**琼恩·雪诺这个名字的原型，就是十九世纪的一名英国麻醉医生，他在霍乱疫情肆虐期间，凭借医治经验和逻辑推理，得出了病菌是由水源传播的结论。**

伦敦的卫生部门和自来水公司都矢口否认这个异想天开的说法，直到雪诺把病患和水泵的分布在地图上画了出来——近乎完整的对应起来——这才引起各个社区的关注，并把水井查封，遏制了让人手足无措的瘟疫蔓延。

后来，医学界在评价雪诺的贡献时，普遍认为他的归因方法价值显著，要知道，雪诺一直到最后都不知道引起霍乱的病菌究竟是什么，他也没有这方面的专业技术，但是基于真实的调查数据和理性的分析框架，他依然获得了救人无数的准确答案。

这让我想起那八个率先披露新型肺炎的武汉医生，直到现在，都还有人嘴硬的指责他们说得不准确、不是完美的受害者，就像十九世纪的英国也有人指责雪诺医生是个外行，没有资格指挥市政部门对付霍乱。

哨声早早的响起了，不把它当回事的人，最后连累了成千上万的无辜者，一起负担沉重得难以言喻的后果，这是无论灌注多少恨意，都无法推翻的现状。

守夜人这个词，最早是由亚当·斯密提出来的，在他看来，一国政府的天职，就是扮演守夜人的角色，除了白天之外，在公民安然入睡的夜晚，也要提供安全保护。

亚当·斯密当然不是一个政府万能主义的主张者，所谓的「看不见的手」，其实也是守夜人的职能衍生，而以体恤政府为己任的人，自然不太能够接受甘居幕后的委屈。

只是，在算账或是行赏之外，我们终要扪心自问，在付出了如此昂贵——而且还在持续增长——的代价之后，要如何再一次的设计一个让守夜人不能假寐的制度。

总不能让那些愿意不惜一切代价的人，成为代价本身吧。

伯里克利说过：「在自由城邦里逃避政治生活的人不是淡泊宁静，而是废物。」

这是我的武汉封城日记，第十二天。